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二十一則 裁縫選官

話說山東有一監生，姓彭名應鳳，同妻許氏上京聽選，來到西華門，寓王婆店安歇。不覺選期還有半年，欲要歸家，路途遙遠，手中空乏，只得在此聽候，許氏終日在樓上刺繡枕頭、花鞋，出賣供饌。時有浙江舉人姚弘禹，寓褚家樓，與王婆樓相對。看見許氏貌賽桃花，逕訪王婆問道：「那娘子何州人氏？」王婆答道：「是彭監生妻室。」禹道：「小生欲得一敘，未知王婆能方便否？」王婆知禹心事，遂萌一計，答道：「不但可以相通；今監生無錢使用，肯把出賣。」禹道：「若如此，隨王婆區處，小生聽命。」話畢相別。王婆思量那彭監生今無盤費，又欠房銀，遂上樓看許氏，見她夫婦並坐。王婆道：「彭官人，你也去午門外寫些榜文，尋些活計。」許氏道：「婆婆說得是，你可就去。」應鳳聽了，隨即帶了一支筆，前往午門討些字寫。只見欽天監走出一校尉，扯住應鳳問道：「你這人會寫字麼？」遂引應鳳進欽天監見了李公公，李公公喚他在東廊抄寫表章。至晚，回店中與王婆、許氏道：「承王婆教，果然得人欽天監李公公衙門寫字。」許氏道：「如今好了，你要用心。」王婆聽了此言，喜不自勝，遂道：「彭官人，那李公公愛人勤謹，你明到他家去寫，一個月不要出來，他自敬重你，日後選官他也會扶持。娘子在我家中，不必掛念。」應鳳果依其言，帶兒子同去了，再不出來。王婆遂往姚舉人下處說監生賣親一事，禹聽了此言大悅，遂問王婆幾多聘禮。王婆道：「一百兩。」禹遂將銀七十，又謝銀十兩，俱與王婆收下。王婆道：「姚相公如今受了何處官了？」禹道：「陳留知縣。」王婆道：「彭官人說叫相公行李發船之時，他著轎子送至船邊。」禹道：「我即起程去到張家灣船上等侯。」王婆僱了轎子回見許氏道：「娘子，彭官人在李公公衙內住得好了，今著轎子在門外，接你一同居住。」許氏遂收拾行李上轎，王婆送至張家灣上船。

許氏下轎見是官船候迎接她，對王婆道：「彭官人接我到欽天監去，為何到此？」王婆道：「好叫娘子得知，彭官人因他窮了，怕誤了你，故此把你出嫁於姚相公，相公今任陳留知縣，又無前妻，你今日便做奶奶可不是好！彭官人現有八十兩婚書在此，你看是不是？」許氏見了，低頭無語，只得順那姚知縣上任去了。

彭監生過一個月出來，不見許氏，遂問王婆。王婆連聲叫屈：「你那日叫轎子來接了她去，今要騙我家銀，假捏不見娘子誑我。」遂棄去投五城兵馬。那應鳳因身無錢財，只得小心別過王婆，含淚而去。又過半年，身無所倚，遂學裁縫。一日，吏部鄧郎中衙內叫裁縫做衣，遇著彭應鳳，遂入衙做了半日衣服。適衙內小僕進才遞出兩個饅頭來與裁縫當點心，應鳳因兒子睡濃，留下饅頭與他醒來吃。進才問道：「師傅你怎麼不用饅頭？」應鳳將前情一一對進才泣告：「我今不吃，留下與兒子充饑。」進才入衙報知夫人。彼時那鄧郎中也是山東人氏，夫人聞得此言，遂叫進才喚裁縫到屏簾外問個詳細，應鳳仍將被拐苦情泣訴一番。夫人道：「監生你不必做衣，就在衙內住，俟候相公回，我對他講你的情由，叫他選你的官。」不多時鄧郎中回府，夫人就道：「相公，今日裁縫非是等閒之人，乃山東聽選監生，因妻子被拐，身無盤費，故此學藝度日，老爺可念鄉里情分，扶持他一二。」郎中喚應鳳問道：「你既是監生，將文引來看。」應鳳在胸前袋內取出文引，郎中看了，果然是實，道：「你選期在明年四月方到。你明日可具告遠方詞一紙，我就好選你。」應鳳大喜，寫詞上吏部具告遠方。鄧郎中逕除他做陳留縣丞。應鳳領了憑往王婆家辭行。王婆問：「彭相公恭喜，今選哪裡官職？」應鳳道：「陳留縣丞。」王婆忽然心中惶惶無計。遂道：「相公，你大官在我家數年，怠慢了你。今取得一件青布衣與大官穿，我把五色絹片於代他編了頭上髻子。相公幾時啟程？」應鳳道：「明日就行。」應鳳相別而去。

王婆喚親弟王明一道：「前日彭監生得官，鄧郎中把五百兩金子托他寄回家裡，你可趕去殺了他頭來我看。劫來銀子，你拿二份，我受一份。」明一依了言語，星夜趕到臨清，喝道：「漢子休走！」拔刀就砍。只見刀往後去，明一道：「此何冤枉？」遂問：「那漢子，曾在京師觸怒了何人？」應鳳泣告王婆事情。明一亦將王婆要害之事說了一番，遂將孩兒頭髮髻割下，應鳳又把前日王婆送的衣服與之而去。明一回來見王婆道：「彭監生是我殺了，今有發髻、衣服為證。」王婆見了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禍根絕矣！」

應鳳到了陳留上任數月，孩兒遊玩進入姚知縣衙內，夫人見了，思道：這兒子是我生的，如何到此？又值弘禹安排筵席，請二官長相敘，許氏屏風後觀看，果是丈夫彭生，遂搶將出來。

應鳳見是許氏，相抱大哭一場，各敘原因。時姚知縣嚇得啞口無言。夫婦二人歸衙去了，母子團圓。應鳳告到開封府，包公大怒，遂表奏朝廷，將姚知縣判武林衛充軍；差張龍、趙虎往京城西華門速拿王婆到來，先打一百，然後拷問，從直招了，押往法場處斬。大為痛快。